

漢

陂

集

漢碑集卷十一

明故壽州處士薛洪墓碑

予同知壽州之明年始覽郡志蓋郡中父老十八者嘗
相率爲嘉樂會而壽州歌詩稱述志意有古之風焉予
是訪求其人獨李瑄在其九人者蓋相繼凋謝之日久
矣又嘗論其世而郡志諸生咸曰薛洪李瑄張紳三老
者其亦可謂壽州之賢矣又明年壬申春上命壽州同
知致仕歸其鄉會 郡志不通而留滯于壽于是
洪之從孫鑾蓋諸生從吾游者請書洪墓道之碑按古

伏息而隱曰處度法比義洪殆廢幾矣乎故稱曰處士
云碑曰處士薛洪字宗海壽州人也壽州在中都西南
隔山水險固而俗尚禮義飲釀酒酒其美而賈復
易辭人故宗于飲不飲者蓋少洪則不飲而服田力耜
以養其父母父母歡樂之命之而飲亦三二爵輒止不
多飲迺以其暇請宋司馬氏資治通鑑諸生號精熟者
與之論難稱說往往出其下于是屈伏而共推先洪就
辨問焉蓋專精如此後又讀真氏大學衍義未終卷而
老病作不能復讀然猶不肯釋手少年經生弟子嬉遊
汗漫迺或不能及之其父母愛之益甚就外腹者凡二十七

月喪禮倣諸古不奉佛徼福如世俗者之爲從子瑄仕
爲孝陵衛知事迺一旦病死不能歸遣子琛歸而塋之
存恤其婦子此二事人亦稱之至今而曰孝慈云鄉飲
酒禮洪位在三賓有司敬重之呼曰鄉老而不名其爲
嘉樂會也與其九人者迭爲賓主或于其家或湧泉諸
勝處而飲酒爲樂甚歡蓋至是始稍稍近于酒矣李瑄
善詩歌洪與張紳亦頗解而行亦相埒故又稱爲三老
云同知會稽董豫嘗以米肉餽洪而致書曰方春萬物
和煦而吾民之長老顧無以悅樂志意責在有司敬以
米肉若干佐子孫饌具老人其乘時康樂無恙知州東

郡劉槃既去任久猶每每存問洪亦稱曰鄉老槃特立不群者也而豫亦剛廉然其在於洪者則固若是也乙丑秋洪年八十一會上新卽位尊禮兩宮詔民年八十有行誼者錫冠服於是洪與焉越明年正惠丙寅六月五日老病卒而塋于城南七里之原其年七月二十一日也洪娶吳氏今年九十尙存無疾病子二人琛瑛女一人嫁爲王洪妻孫男二人琛嘗奕碁不事事洪怒廼投碁于火而琛由此修飭今亦復爲鄉老云銘曰

維奚仲析疆處士遂延于楚代有碩人至于居州爲公子後以啟爾祖爾祖寔寔弗耀于行曰吾孫子孰發爾

之祥孰申爾之萌亦曰其靖共哉維爾允和克敬于身
以立爾家曰吾祖是吼壽春城南七里平原廕廕爾墓
在于斯過者則式蓋衍于後祀矣嗚呼爾哉

明故處士呂公墓碣

公諱鑑字某西安高陵人也其先出自成周太公封
而居呂厥後諸裔乃遂爲氏其在高陵者歷籍漢唐文
獻遐邇弗能徵諸迨及有宋有諱世昌者慷慨激烈起
躍弗群蓋嘗吊季代之委靡慕雲長之英烈模鑄金刀
象其平生置之祠廟而識名其鐵至今觀者罔不歎息
俛諸國士之風焉由斯以降有諱彬卿者其距世昌系

次莫究生于三人其長曰大其次曰十又次曰珪通經
發跡作邑干淇大之行八人乃特稱而淳樸慤直聞言
不信洪武之初役司學度乃以虧餉發戍于北平永樂
之初改縣于齊東其諸裔留者綿綿延延彌久而昌與
高陵敵矣生有三子其長曰興體強魁梧腹如抱鼓言
論便便不離中公嘗爲郭下老人接詞善聽民以不爭
返梁氏之遺金壘親之朝乃值祁暑獲其沃水之報籍
以弗死興生二子其長曰貴弱齡補戍綽有勇略督役
伐木棟梁京觀尋移靖虜被知元戎擢爲總旗乃佐金
湯之績濟甘源之利興帷薄之俗破穿窬之穴貴寔生

公及其三村清鍾暨文鍾乃績學爲祁縣丞蓋呂氏之
興代有懿德延及公世日益隆茂惟公體貌魁岸鬚髯
踈秀粹出天秉聰哲內韞夫其器量淵邃物至有容而
服誼之節剛亦不吐蓋嘗訟割稅之誣以折宗人之強
遂博慢之跡以召敬恭之心仁勇具備直而不餒至于
息李氏墮嬰之禍遷曾祖母崇立之塋誼所宜舉不以
真退忠謀之施具出腎腸可謂惠洽隣比恩覃枯骸者
矣而又欽詩書之族崇耄耄之禮明農圃之務嚴淫濫
之流懷德畏刑老且彌篤于時冠帶之徒杖屨之者申
同德之嘉盟嚮山林之高蹈者彬彬焉雍雍焉土垣茅

笑之下獲覩夫康衢擊壤之遺風也爾乃搗謠抱冲
夕儒惴若涉淵水罔敢或易培深履遐享年八十有二
以弘治戊午閏十一月某甲子老終正寢公配夫人
氏繼配劉氏咸以貞淑柔嘉孝慈勞動克相于公
孟女之禮伯鸞懿婦之質欲缺幾以過之魏夫人生
二子其長諱溥率禮秉誼世德作求其次曰博博三
子其長曰柟德醇學粹對揚皇猷天子休之擢進士
授翰林院脩撰進講經筵乃又覃恩錫類貽封
光于邦國刑于四海其次曰梓又次曰栖苦心篤
學類子不幸早卒博生二子其長曰易次曰

曰橫柯生子田駒虞之仁少則成性其餘曾孫三人亦
皆蘭茁蕙芬漸而莫禦者也公坐城北海逾二紀惟夫
表墓之碑有闕載德之辭未述遠邇同好未懷念慮靡
所由由柁際括前事謀諸九思載考往代逸民處士或
畛巖石之下或隱卜肆之內或邁往以潔體或完德以
渝民方之于公時乃或殊隱則均矣若乃含精韞和聞
而勿露上襲累葉之鴻休下振百代之丕緒博太寬裕
博厚悠遠罕有見其如公者也是宜昭銘景行擬實去
辛發潛德之幽馨頌令聞于不朽其辭曰

煌煌厥呂肇自有周裔于高陵寔繁且悠烈士顯名有

赫劔矛翕而勿散貽厥孫謀四世九人名德嗣興或
黜仕或戎或畊世澤之亘于公是寔於休維公令德彌
純生枯極殫嚴傳廣仁丕承厥祖祐啓後人元子崇義
乃有家孫歸根祖源維公之教朱紱方來哲乎有曜爰
茲勒銘萬禩是告

重脩河東陝西都轉運使司廟學碑

惟茲廟學之建多歷年所日昃于危上雨旁風神栖靡
寧官師失據士妨就業行惻載塗靡所于告乃正德丁
丑春監察御史南昌熊君某祗承上命視鹽于茲入謁
殿廡退即講堂瞻瞻既久怛然哀懷于是日集公美出

市材木與其瓦黝堊之飾既合既盈卜日興事士良
吏能細大備作甫踰旬時鵲曾維新公乃釋菜對越于
先師神貺歆格洋洋若臨士各就舍孜孜欣欣茲誦之
音溢于里巷君以其暇訊德考業大詒厥蒙鵲乎時雨
之滋而春風之襲也安邑知縣張鏜睹茲盛美使人于
九思令具撰述傳載不朽惟河東之地帝都之故墟先
王之遺風在焉考之詩可知已然凡民之性因世乃移
豪傑之士不變于俗故士者之志立然後百姓之道勸
禮義之學明然後士者之志立庠序之地興然後禮義
之學明故曰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然今天下委質之臣

由學之士宣政于列郡持節至四方非不多也若乃指
意庠序善誘士人蓋亦見其罕矣惟君粹發天衷學有
源委毅然興道尊崇孔氏克敦于行所以作人禪化佐
天子而竭使臣之職分也惟爾多士來游于斯被明公
興作之化負河山靈毓之氣服孔氏綱常之訓勵萬代
忠孝之節居則善俗出爲名卿奮跡堯舜之墟于以死
成唐虞之治不亦休哉昔者文翁興學蜀人詠德韓愈
造士南方頌焉以今揆昔益隆且茂是宜述錄偉績播
之昭銘勒諸玄石庶幾悅豫士心而焜燿無窮者也其

辭曰

於休皇明式古建學菁莪載詠嗣周其作惟茲河東
時一隅匪肆于邑國運是需乃作泮宮文教以敷俊士
聿興爲國之瑜歲序既遷宮墻其顛神栖于危士離而
歎謗謗能君邦之司直泄斯曠斯爲我心惻出羨留材
惟吏之飭百工畢甄庶民展力既作之堅亦落之棘曰
宮曰室戢戢翼翼珍土循循以游以息舍英毓粹賓于
正國誰其作之繁君之績勒銘于宮垂示罔極

新脩河東陝西都轉運鹽使司鹽池周垣之碑

蓋于民用功埒五穀然自冀交徐揚至于江浙又南至
于閩廣又至于荆梁滇南諸郡罔非由人而作醜鹵而

成者也惟河東之勝湧水爲池幾二百里祥飈拂拂來
自東南水膏凝結如瑤如瑜堊之瑩然取之復結蓋覆
載之奇寶生民之鉅幸也于是金晉之地以及雍豫焉
漢之交悉仰于此國朝建制乃于池之西北安邑之墟
樹之運司官之長貳因地以與利執券以御商權課以
供國流販以裕民上令下靡公私具足又歲命監察御史
一人賜之璽書往涖其言若官之臧否盜道法不法
悉以憲度從事正德丁丑南昌熊君寔當其任下車三
月剔蠹摘賴威行惠流乃守池之卒日以盜至刑之弗
已君乃往闕短垣及有莫能汗禦于是喟然歎曰細民

見利而弗動非情也以國利與盜者慢也誨盜而殺之非仁也乃歸而下令郡縣諭其長吏達之父老欲爲推故鼎新一勞永佚之策郡縣以其長吏父老之意咸復于公曰謹如教公于是又下令曰戒爾役徒具爾版畚輯爾工材其以五月之吉有事于池上敢後者罰又簡其吏之能且良者授以方略俾之往督而曰更其勞佚時其飲食垣之欲堅門之欲嚴其以十月之終卒事乃各應命曰敢不謹興事之晨君乃躍焉往勞其人蓋執役者幾三萬罔不欣喜爭趨于先及期而役完蓋垣以屋計丈有五尺高倍三之一圍如池之闊而加多焉其

外爲馳道爲隍其深廣各如垣之厚有水環焉門之南北西向者各一其上有樓以楹計者各三其樓之相距爲鋪者六十以楹計者各一凡門與鋪各以數人守之于是昔之盜者周視其外仰首歎息無可奈何乃各散去爲農與商守卒夜卧警柝不聞其郡縣之長吏相與謀曰惟茲池之故重利所委盜賊踵至日殺人于庭罔或畏死驅良民即鋒刃損公家之利害非細故惟君洞視遐覽有超世之智好謀善斷有道義之勇滋權以給公上有體國之忠渝冠爲良有子民之仁惟我一二有司目擊其休使其泯泯罔聞于後罪則曷歸其安邑知

縣張鐘乃辭于衆曰惟吾所尹邑乃濱于池而隣于司
是誠在我未可以勤執事于是告諸前史至九思爲紀
功之碑載其令名詔後世焉其銘曰

條山之北鉅河之東啓秘發祥肇自鴻濛園爲澄陵寶
璽乃興乾敷坤承頌我皇明良賈懋遷如流罔滯惠浹
群藩以禪國計相彼四匪類乎倭埒慢藏誨盜其曷可
輟皇眷斯土乃昇熊公驅我子民以築周墉周墉崇崇
亦孔之固載作之門慎此夙莫孰曰寇狡維我其書孰
白民懿維寇之革土慶于宮商歌載塗公不爾留翔翔
天衢史也秉公作此銘詩敢告後人嗣以治之

大明中順大夫福建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計

中憲大夫蓮峯韓先生墓碑

黃河太華之間有賢大夫蓮峯先生卒其子儀封知縣
邦考浙江僉事邦奇工部員外郎邦靖國子監生邦翊
卜塋朝邑南陽洪之原而太史呂子纂述令德播爲嘉
銘納諸玄室矣惟是墓道之碑有闕無以崇親表賢別
貴賤之等而詔來裔示後世于是謀之九思九思少時
習聞我先君言言先生才氣古豪傑幾以過也弘治中
幸謁拜京師而先生往時教授華山下而受經之徒尊
而仰之也是故稱蓮峯先生云先生諱紹宗字裕後同

州朝邑人也蓋姓韓氏先生未晬而孤三歲而有智
八歲行齒洛河水下一巨人挾之出無恙問之狀貌蓋
頰面長鬚髮父老驚恠之疑關雲長云十歲讀書日記
千言善受尚書武清令倫所武清令倫者先生之叔父
也精通尚書以此盡傳其秘十六而爲學官弟子副使
伍公見其文奇其甚愛之呼之曰韓生當此之時故三
秦士無不推先韓生者本副使伍公延譽之力也二十
三舉鄉試試進士乃不中而歸乃就華山雲臺觀授經
三年士遠近至者蓋門下多文武之才而又浮渭而西
登星野上郃城覽終南太白之勝又西至于岐山之陽

陳倉之口所至士效從之遊而文日益壯蓋二十七而
舉進士云進士授刑部山東司主事主事五年而遷四
川司員外郎其年再遷郎中復山東司而雲南廣東二
司者事劇甚部尚書特委攝焉然又或攝他司而終始
刑部凡九年其所聽斷平反者甚多蓋數十百事不盡
書書其大者都指揮王章者之守備真定也蓋橫甚虎
而冠者也巡按御史柯忠劾奏章章亦誣奏御史郎中
往勘而章持其有內倖出謁道上執實主之禮郎中怒
鞭之道上三十遂按其罪免官當是時真定知府者亦
有內倖而入謁甚倨郎中微持其陰事乃復長跪謝無

狀死罪幸使君寬之即中竟奉抵于法大瑞石巖鎮

守大同面都御史許進爲巡撫惡之兩家相訐奏詔下

給事中御史同即中住勘往勘巖罪端而

何給事中御史以爲亦宜微入許公以塞口即中曰嗚
乎乃有枉人罪而避已禍者固不肯獄成巖深疾之舍

給事中御史不奏奏即中言即中黨都御史罪我

天子震怒逮繫即中而遣他官往勘則許公左遷矣即
中竟亦無罪當是時安遠侯者好結客客與遊者皆貴
近用事有氣力者侯與都御史某者不相中具奏北闕
下即中按問而侯賊以鉅萬身所殺傷數十人奏請抵

法天子不可如是者三而是時彭公韶爲尙書曰即中
力窮矣乃自具奏以唐事爲比語在墓誌語中然不竟
罪侯者諸客之力也其後京師有一僧善太監梁昉自
稱曰門僧一日某伯者出而僧正衝其前導撻僧僧倚
梁昉奏伯繫獄而自從昉匿不出也即中追出之抵罰
而京師爲之語曰伯繫獄僧入窟掘逃僧障即中頃之
又有矣舉人事樊舉人者蓋壽寧侯之門下客也壽寧
侯貴振天下而其人負勢以逞謂無奈我何蓋勲戚貴
臣一切奏狀皆出其手然駕空亡事實至是奏下即中
即中具知而詰其主奏者勲臣曰誰能爲此奏乃具以

實對曰樊舉人爲此妾于是始知樊舉人是時樊舉人匿
許寧侯所甚深乃百計出之出之而下獄數日矣乃即
中一旦出門見地上一卷書取視則備書樊舉人罪狀
宜必置之死不死不可即中笑曰此樊舉人所自爲書
也詰之果服同寮咸謂此畏答誣服耳何乃自爲此即
中呼樊舉人出使背誦其書背誦不訛一字同寮驚問
曰何乃自爲此對曰韓公者非可挫動以勢斬生則必
死今言死者左計也幾生我耳即中曰不然若罪不至
死于是發成遼東云而壽寧侯心惡之然無如之何
刑者囚徒中有亂義勇婦者死家宰之原王公疑其太

重以問主者主言不能對卽中前對曰義男犯其父與
生男同科有之乎主曰然則亂義男婦者獨柰何
弗死也家宰雅知卽中乃愈益重之遂欲超拜異等以
風厲部署會大理寺丞缺員擬遷卽中而員外郎王嘉
慶者蜀人也與卽中有郤乃以他事奏使下獄而主問
者御史又故爲稽留以故不果遷其後遷爲福建按察
副使副使既至而都御史左遷者魏參政子樾人市中
適過見之怒攝參政子魏參政魏參政暮夜令其子亡匿歸
未幾而鎮守陳太監者其舍人群奪屠者肉市中捕獲
一人而諸舍人者走匿不可得史捕之急太監怒呼諸

舍人者出數之曰此新韓副使也若等不聞之邪且若等何如魏叅政子遂送抵罪而後又有鎮守鄧太監鄧太監者無故笞一吏死吏舍人訴之按察使御史按察使御史不問至副使副使問而太監者感負接殷勤之歡窺伺副使副使于他事則荅于死吏則或荅或不荅而笑因以困鄧既出召衛指揮至而曰往時太監笞吏死者行杖人皆若衛卒其急捕之來不即勿復見我及捕至且治而爲太監謀者令行杖人赴訴御史言未嘗笞吏死又令太監笞予吏舍人者金而教言吏實病死非受笞死于是御史下按察使而太監遂無事然終以

此噉副使也其後副使代管海道捕海寇急而寇王某者覘知此隙謾爲書與捕者因誤遺太監而云韓副使受我金生我矣太監得書即以此奏副使是時都察院戴公瑄爲都御史知副使而署奏聞上竟亦無事知州白某者尚書之弟而受賄事覺人炒不敢問問罷之又通判湯球者嘗爲吏部其人辨有口而與知縣高遷相訐奏詞連巡按清軍諸御史布按二司官而勘事者給事中卽中至而獄久不決而決于副使而湯球高遷皆免官罷其在福建凡七年而郡縣吏以法問罷及所聽斷平反者又其炒亦不盡書亦書其大者如此副使嘗

粒福寧道而三年不代者蓋難其人僉事王公寅自請代之代之而神形瘁矣問下人曰我孰與韓使君下人曰無忝願韓使君微聞暇耳僉事投筆笑曰幸甚誠如是足矣邦人聞之曰往年右布政與副使分治雙門河也而才智弗逮也慙憤病幾死乃今僉事來代副使乃又殊瘦矣其後僉事至工部侍郎終畏副使巡按御史四人者相繼論薦不次擢用吏部亦屢擬按察使皆不果尋以母喪去歸會朝覲黜陟幽明而給事中許某者嘗以舉人授徒按察司滋爲姦利副使聞之立叱出使去有此隙乃藉鄧太監言受盜金事劾罷副使後十餘

年而黃君河清者亦閩人在吏部復薦起副使又不果而副使之子邦奇爲吏部主事乃陟封中憲大夫云而又十餘年正德己卯四月二十一日以疾卒所與識者遠邇嗟歎皆曰傷乎蓮峯先生已矣有而涕者其壑則是年七月十八日蓋壽六十八歲先生爲郎中時得贈其父頤如子官母張氏封太宜人而太宜人之貞節則又嘗被旌也先生傷贈君之弗逮也而所以事太宜人者蓋甚至太宜人病嘗失明醫藥無所不致至不愈先生夜夜顙天爲祝拜甚苦一日有醫從外來自言我能愈請鍼之鍼之果愈已忽不見蓋神醫云此與墮冰而

神挾出者皆世俗耳目不聞睹其恠異希有之事指紳
學士亦往往所不道然先生之直節正氣動天地昭日
月格鬼神固宜有之乃獨不幸而爲人所讒沮擯斥老
巖石死不究其用斯國烈夫志士所爲痛心而掩腕長
太息焉至其子余事員外郎又皆以直廢銘曰

韓以國氏聲自叔虞其來徐徐馮翊是居於維遐恭
公三子罹世如燬二叔辟地伯氏棲止伯有曾孫桓桓
其武翱翔于元金牌萬戶於維休哉萬方之裔五世知
名贈君個儻莫不敬陵八齡剖圭豁虎辟鋒竭力所天
翰儲于公於維列哉贈君遙謝其澤孔亶忠孝之委先

生是堪先生我爲萬夫之望孰構爾譏以爾爾行爾後
奕奕旣熾而昌於維丕我太華以北在河之隈爾爲茂
林先生之阡於維人尚式旃哉

處士馬公墓碑

處士馬公者西安左衛人也諱彛字子進其先山東高
苑縣大族也祖曰帖木帖朮智勇絕人而居田廬間爲
農家子不事耕作獨時時取古兵法讀之莫知其所從
授嘗謂人曰丈夫空死草野如先將軍伏波公何其父
性惡之欲火其書即跪謝曰大人毋苦兒所爲人固各
有志耳年三十會元末盜起攻掠鄉邑帖木斃少壯子

弟相保守賴以無事高皇帝下山東帖木從壯士百餘
人附附之天籍用以平定四方而帖木之驍勇帝獨愛
之以爲可將兵命宿衛幄下曰近我會天寒賜金龍
襖衣其他物賞賜其鉅擬于諸將後從開平忠武王西
定關中功最久而耻于自伐又無推轂之者帝亦已
之矣身以故不尊顯止爲總旗天下已定秦王封就
而帖木又以壯士被選扈從而西既入關乃調西安左
衛云而左衛馬氏蓋自此始帖木子曰道原脩身謹行
伏處閭巷之下而名動鄉國自鄭子真之風道原六子
其長子良代帖木之役而處士公其弟四子也處士公

生而有貌長身正立廣額方頤而脩鬣可數莖之脩然
蓋安期美門之流長安有善畫者曰紀公處士公好與
之游間采其筆意已乃棄去而習鬼谷子秘策公之笑
曰此蘇秦師之縱橫書又棄不讀讀小學論語讀之歎
曰嗟乎人道備于斯矣故不徒口其說而由父子兄弟
家庭之內至于宗族鄉黨親戚朋友身所施設咸放之
而行子弟弗率教者撻之唯壯大亦無所假改則止後
又讀唐人詩蓋數十家乃因悟其肯綮而能自作五字
句詩蓋類姚合者云而又僦儻談論御酒擊筑雅歌送
客盡傾客劉先生者長安之上醫也兄弟習通其術間

於休皇明式古建學菁莪載詠嗣周其作惟茲河東雄
峙一隅匪肄于邑國邇是需乃作泮宮文教以敷俊士
聿興爲國之瑜歲序旣遷宮墻其顛神栖于危士離而
歎諤諤熊君邦之司直泣斯瞻斯爲我心惻出羨買材
惟吏之飭百工畢藝庶民展力旣作之堅亦落之棘曰
宮曰室戢戢翼翼效土循循以游以息舍英毓粹賓于
王國誰其作之繫君之績勒銘于宮垂示罔極

新脩河東陝西都轉邇使司鹽池周垣之碑
鹽于民用功埒五穀然自冀充徐揚至于江浙又南至
于閩廣又至于荆梁滇南諸郡罔非由人而作峭鹵而

成者也惟河東之勝湧水爲池幾二百里祥飈拂拂來
自東南水層凝結如瑤如瑜望之瑩然取之復結蓋覆
載之奇竇生民之鉅幸也于是全晉之地以及雍豫蜀
漢之交悉仰于此國朝建制乃于池之西北安邑之墟
樹之運司官之長貳因地以興利執券以御商權課以
供國流販以裕民上令下靡公私具足又歲命監察御
史一人賜之璽書往泄其事若官之臧否盜道法不法
悉以憲度從事正德丁丑南昌熊君實當其任下車三
月剔蠹摘類威行惠流乃守池之卒日以盜至刑之弗
已君乃往閭短垣及肩莫能扞禦于是喟然歎曰細民

外郎累遷按察司副使次曰應昌孫男子五人平業進士有名而馬氏之族遂益大雄于關中弘治中戴夫人直節垂四十年且老有司具以聞于是天子下詔表厥宅里云其後老病卒而處士公墓在樂遊原之麓乃合葬至是按察請其友王九思書墓道之碑銘曰

長安人言菜市里馬氏多俠蓋按察剛而愜封君義而淡余讀處士書歎息以悲是爲我師夷泝其世其帖木公之遺乎夫崇資遐壽夫婦白首世則多有然朝病死暮不齒孰與馬處士哉

明亞中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右叅政郭公墓碑

公自平陽知府擢山西右叅政分蒞冀北督邊儲未久
疾病乃上疏言陛下過聽不以臣桂踈淺使待罪藩省
居邊章給餼餉職專位重墮首無以報邇者臣桂不幸
有犬馬病旦暮且死願從陛下乞骸骨歸故里即死無
所復恨惟陛下留意哀憐之幸垂察焉臣桂頓首頓首
死罪既得報一日乃遂不起蓋正德丙子七月九日云
而丁丑二月某日葬鳳栖原先塋予獲從其叔父舉子
鳴和游習聞其世行編列其事勒諸石樹之墓道今後
世知有賢大夫之事其辭曰叅政郭公者諱桂字時芳
咸寧縣鮑陂里人也蓋其上世有為御史者冠鐵冠人

稱鐵冠郭家家藏仕宦者畫像而傳以爲元時人也然
不可考矣其五世祖口道原明洪武初舉人材爲河間
府經歷而生子恒恒生琮琮生錄錄配楊氏生叅政公
公二十六而精通毛詩舉鄉試二十三而舉進士爲知
縣安丘安立民王愷者富而橫冷至則啖之以利旣乃
鉗制不得動乃長揖不拜令心內忿然無可奈何至是
愷使人逆公以利啖之公拒不可怒斥之去至縣而愷
自來謂乃發其事鞭笞之愷懼與其兄弟謀害公陰中
以槁公以罪擒殺愷愷兄弟徙爲邊氓未久縣翁有訟
其子盜金者且罵毋公知其爲後毋也而謂翁曰亟歸

而發媪衣笥中可得金果得之于是翁大感悟知其爲媪爲之也乃復愛其子也公嘗趨郡謂郡大夫而縣中囚徒乘隙反獄走匿不可得攝縣者懼追告之途公曰當在其地古墳坎窞中果然然其他政事明斷多此類也此宜起爲御史會議不果稍遷湖州府通判督糧儲湖州府通判督糧儲者未有能自拔超遷去者蓋多以賄敗公獨以廉而又綜理周密能祛其宿弊人莫敢犯之儲運報先期完稱爲能而遷爲泰州知州州有三虎一日鄧仁一日祁清一日蘇容公至而鄧仁祁清以姦事殺覺死而蘇容獨存有言曰蘇公曰姑待時其自

至乃一日姦事發覺至州門曰死矣公曰死即死州門
下瘞之三日出屍出屍乃死然其初實詐不死也其待
惡戾民如此可畏也而于好民則子孫視之惟恐其或
傷之于是州中遠近歌頌相戒不敢爲惡恐犯教如三
虎死居無何轉鎮江府同知同知位尊而無權有分職
職清我蓋千孔百瘡其他政令可否惟郡守時時視郡
守顏色喜怒不敢多一語公則不然視理不視郡守守
亦察知其爲人善待其政易之其始人見其理我務也
老吏猾胥飲羊飽項端塞絕也然不知其他蓋嘗提
郡事理詞訟決裁獄而人乃更屈服翕然稱之惟恐不

爲郡守其後遷爲郡守乃不下鎮江于開封焉于是鎮
江之人無不咨嗟歎息也惜其去輒留然不可得也至
開封旬日會母喪以歸歸未久而父亦卒喪畢起復爲
平陽平陽山西大郡轄州縣多而是時海內多事盜賊
起百姓凋敝又多藩邸下人怙勢侮法無敢誰何者公
至而盜賊息州縣平藩邸各輯其下百姓安堵久之而
衣食足歌頌興焉公曰民可使也于是新堯廟堯廟成
增脩舜禹廟亦成戶部尚書韓先生者洪洞人也年八
十餘家居賓客非其人小與見也乃安車入平陽謁謝
而曰老人無所求強爲百姓一行未久擢叅政去不幸

疾病乃五十九歲卒其在安丘也三載考其績稱無過
及當遣者論薦例當封于是天子下詔即封其父歸文
林即安丘縣知縣封其母楊氏配于氏俱爲孺人于孺
人與側室孫氏者具在生男子濂治云汾而濂爲太學
生世其業餘與女子一人俱幼其銘曰

泰山之東有邑其墟牛刀發刃孰過爾鋒大江以南亦
溢其北孰踰爾軌以遺爾德稽古平陽國有堯宇遠螭
載詠維爾是祐皇念爾勲陟于晉藩不吊昊天中道爾
顛生稱鳳岡塋以鳳原吁嗟郭公爾亦孔安

明故昭勇將軍直隸潼關衛指揮使孫公墓碑

昭勇將軍孫公者諱鑑字克明其先山東淄川人徙鄆
平乃遂爲鄆平縣人其七世祖福金未備盜鄉邑有功
而元興授銀符爲軍民千戶以收河南功當調而鄉人
愛之留爲鄆平縣丞云福四子而長子希武襲爲千戶
授金符守備睢州後征海州不幸中流矢死希武六子
其仲子惟方惟方二子其長子曰繼祖繼祖子讓讓四
子其長子曰本當是時元末天下亂群雄並起高皇帝
提兵驅逐胡虜而本以壯士歸附隸籍濟南追寇金山
下戰死其弟孫智代之智亦戰金山死而其弟雄復代
之隸燕山右護衛洪武三十年文皇帝南靖內難雄爲

前鋒攻懷來椎縣漢州取之陞小旗又取大寧鄭村堪
敗齊泰軍進爲總旗取蔚州攻圍大同大戰白溝河招
募忠勇千二百人陞武功中衛左所副千戶又克滄州
戰夾河棗城勝之收捕開州叛民若干人獲哨馬數十
匹陞正千戶又攻東阿東平汶上克之而南攻靈璧破
大軍克泗州渡江克金川門有功陞羽林右衛指揮使
文皇帝平定海內而椎扈從而北又北擊達賊木鴨失
里阿魯及瓦剌是時關中無事而襟喉在潼關不可無
人帝獨念之深一日熟視椎而曰舍椎無可守潼關者
椎頓首謝曰臣起自行伍效犬馬微勞賴陛下之恩德

超拔至此今幸且備宿衛近日月之光老死輦轂下無所復恨奈何棄之于遠地乎帝笑曰毋說遠吾以汝爲萬里長城也行且召汝矣第往毋苦于是乘傳至關而孫氏之諫潼關也蓋自雒始也雒以天子心腹臣受命當要路又智勇絕人者以此名動關中雒生子真真配劉氏生一子是爲昭勇將軍孫公者也公生五月而父卒又三年而其祖雒亦老病卒又二十一年而公始襲其祖職指揮使云潼關衛自其祖雒爲指揮使有名其他爲指揮皆以門閥繼嗣駸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于當世者公乃奮勵感激歎息曰嗟乎我不

視吾祖死卽何面目見之地下乎又曰人身惟目最清
外物毫忽不可入居官處己者當如是足矣于是攻苦
食淡而捕盜盜息司門門嚴泣城操城操嚴甘肅備胡
備胡有功典衛政衛政舉士卒服當道稱焉而又故孫
氏也于是諸指揮者咸辟自以爲弗及也然此而人但
知其薦克舉其職無忝于其祖而已矣至于誦習經籍
鼓琴或有未知也至于痛其父之早逝以孝于其母也
母病願天以身代死母死而哀毀幾亦死者則無弗知
之者蓋嘗詰贈其父昭勇將軍指揮使封其母太淑人
而所以養太淑人者又甚至然猶若此此可不謂之能

孝者乎然其爲人剛直有氣者事不如意輒怒即無所
發怒即教自警警不釋竟由此病人或勸之乃愈益怒
病至是病革召其子廉執其手而曰吾爲指揮使無媿
吾祖我死汝宜爲指揮使汝爲指揮使必思吾所以無
媿其祖者曷之哉廉泣而應曰不敢忘乃遂不起其年
成化壬辰五月十七日也壽僅五十歲配淑人姚氏生
二子長廉龍爲指揮使次唐女二長適百戶蔣雄次適
百戶劉謹廉生五男一女大經已酉舉人仕爲南京戶
部員外即次大綸大綱俱義官大縉大純俱衛學生女
適指揮僉事關堂唐生三男大紀大紳大約一女適彭

襟曾孫男五人長承宣襲爲指揮使曾孫女九人自公
卒後五十餘年而庶以材能著稱大經以文興承宣能
世其家赫然關內而一時武弁皆左無敢與珩者公之
遺澤餘陰悠遠博大浩浩乎其盛至此也而墓在河南
閩鄉縣底董里九思與大經同舉通家相愛是用書其
道左之碑以詔來者其銘曰

惟孫氏之興肇自金元至我明益昌且繁雄之克武
翊我文皇汗馬樹勳南北翱翔潼關差戡皇心區寧咨
雄汝往曰予干城雄之克武其氣烈烈靖我西土皇心
孔悅再傳于公爲國之防朝夕翼翼率乃祖攸行惟公

有子無忝爾祖如熊如虎孰我敢侮元孫勃勃不踵其
武巍巍韓范予惟是任亦有曾孫焯焯其英公于九原
有目其瞑後嗣孔鑒誦此碑銘

武功姜侯重修縣治之碑

武功鄉大夫若牛公經党公資祿康公錦蓋八九輩介
二生授予狀曰武功縣治在城西北隅按志洪武初知
縣嚴君祀創作之者正統壬戌知縣澠池蘇君孝嘗重
修之歷歲滋久幕庫門廡日就敝壞而政事之堂爲甚
前後更十餘人雖賢能者莫之能舉也嘉靖甲申秋廣
安姜侯以進士來知吾縣勸農弭盜鋤去奸惡興作庠

序聽訟獄訟平均役賦延訪耆舊問民所疾苦越三年
丙戌威惠並流政成民信吾輩有以時之可爲及于斯
堂者侯聞而諾之乃于六月即工乃築堂基三日堂基
成又四日堂五間成遠邇軍民間其有作競致嘉不交
錯于道拒之不能于是以其餘木又作後堂五間作過
亭三間益以文疏飾以丹青甫二旬而工訖先是嘗作
儀門二間作廡作幕各三間斯皆易腐以新撤卑而崇
而後堂左右又創作屋各二間以儲諸器物之公需者
蓋縣治備矣是役也勤不勞民舉不妨政是宜紀諸貞
石載侯之德誓示無窮故敢請于執事者于往年入武

功訪侯于政事之堂見其老木撐拄其勢巖然可畏出
謂康太史德涵曰姜侯亦有意于斯堂乎荅曰方急于
子民耳其後德涵過訪鄧杜頌謂子曰其近過彭麓山
房道遇送木者問之曰家頗足以自贍尋常故舊有作
尚以相助况君侯之德政治民骨髓者乎睹茲盛舉義
氣所激自不能已亦使子孫世世作嘉話也姜侯蓋如
此今堂已成矣予聞而歎異者累日以爲此于馬班范
曄所傳循良諸吏其何以讓焉故今于諸公之請不敢
辭謹具稟述以告來者侯名恩字君錫年方鼎盛公
而能容廉而不激才高而不矜聞義而能徒質美而嗜

學簿善之暇游心典墳進而不已名德之極以之勸作
羣紀太常蓋亦有可娛云銘曰

何令無堂何堂無作維侯作之民心孔樂戒爾勿墜基
成三日孰伐爾不如林斯集民曰我侯我父我母我起
父事孰忍或後史曰休哉自古在昔如召如杜殊代比
跡維侯政成入覲于京去爾郟城爲國之損述矣郟人
其何弗思是用載德于爾之碑

漢波集卷十二

志名

明故鴻臚寺序班贈奉直大夫刑部陝西清吏司署郎中事員外郎呂公合廷墓誌銘

公姓呂氏諱洪字克寬其先秦州任氏也任氏之國家祖法真洪武時始起從軍父清永樂時始入京師而屬後內局焉居嘗數千金為大賈因贅呂氏遂姓呂公生呂氏諸呂兒無能埒公者長不喜賈學舉進士不取去學譯字學成為鴻臚寺序班譯字四夷館又能詩歌偶儻談論館中人無不善呂公然呂公雅不飲居此天頌

癸未八月十五日卒卒年三十五爲不壽當是時其配
張氏亦財三十矣雖幸有三子然傑十歲傲六歲耳付
益幼甚呂公且死謂其配曰吾恨不舉進士死然傑可
教也傑能舉進士吾可無死是在于爾矣于是張氏拮
据三十年傑果舉進士歷官刑部累贈其父刑部陝西
清吏司署郎中事官外郎階奉直大夫母加封太宜人
每命下時太宜人蓋未嘗不喜喜必曰吾即死可以見
夫子夫子有聞否又泣下潸然弘治壬戌春傑出知撫
州府太宜人就養撫州居撫州三年傑朝覲京師而與
俱歸太宜人曰以儆付也傑旋而曰努力無吾憂也吾

有微付又二年老死京師其年正德丁卯正月十六日也壽七十四當是時傑已死柩州半年道遠不聞而太宜人且死歎或見之呼之冀與復見也不知久已死然傑已生有二子曰懷秀懷建微付亦各有一子又有女子共十人一適舉人蔡芝一適右通政張公之子乾子是呂氏赫然京師名家其實任氏方呂公且死其見婦子之孤弱豈必于成即成亦未必若今日也乃其植德帝取以與其後然成之者太宜人公大宜人皆可無死微等下以太宜人卒之年某月某日合葬于公而墓在某地之原通政公來請銘銘曰

慎德弗逾以溷其途宜實之樞俾熾爾孤爾孤翼其成
其內則內則既式來即公域皇皇其呂惟任之緒其後
有謂爰究我語

明故封孺人王母合葬墓誌銘

孺人之夫子曰禹城知縣封監察御史鳳翔王公壘卒
弘治壬戌二月五日其塋也予嘗銘其墓至是孺人卒
其子監察御史冠在京師復泣以拜曰太史前銘吾父
可信世不朽不肖孤忍不厚其母敢更爾請也予爲之
述曰孺人姓劉氏岐山人也岐山數二三大冢必曰劉
氏蔡氏蔡氏之女歸劉氏之子恭生孺人孺人生而奇

父母曰女當貴無妄與人與貴者乃歸孝子于是生冠
及少子衮與劉世英沈志學妻冠又生汝楫汝梅汝梅
學舉進士可成于是鳳翔數二三詩書家必曰王氏孺
人同夫子貴同子貴父見孫子成享年八十一可無憾
死方夫子爲生員家故弗裕也孺人紡績助之學其勞
也及鄉舉爲訓導臨晉爲禹城孺人曰不可忘儉也冠
爲生員又飭之學及舉進士爲推官爲御史而又曰不
可忘儉也于衮曰守父兄之訓衮爲義官于一女曰宜
爾家子汝梅曰無忘爾祖也于是鳳翔數二三賢母必
曰孺人孺人與夫子以冠貴受勅封焉爲弘治戊午十

一月二十一日其卒則正德丁卯八月十三日也。以是年某月某日合葬夫子寧主村之原。夫子卒時冠出接湖廣乃今復在此固不勝恨爲之銘曰

夫其夫子其子孫其孫維名以永存

明將仕郎平陽府經歷司知事贈儒林郎翰林院修撰康長公墓志銘

弘治壬子平陽府知事康長公卒。卒十有一年而其次子海舉進士。第一官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又四年而爲正德丙寅。上上書兩宮。于是公及太安人贈封焉。又二年戊辰而太安父乃卒于京師。宣武門外。合中卒之明

年合薤公武功南紙坊之原海友鄆杜王九思爲志其
墓其辭曰康長公者諱鏞字振遠幼能讀書爲文章一
時有名爲文章者咸避弗敢稱並公既長益肆力于文
章閱故辯博下上古今又慷慨談論而偉貌鬚髯而又
故康氏也于是衆益皆避匿康長公弗敢見也嘗是時
以功名可如捨芥然數試南京及闕中皆數不第迺天
笑曰是未足以困我及試既列置第一已有致言又罷
棄去故又不第迺貢入太學數試又不第公由是休矣
迺日日誦修先王之法已及將老及浮屠家書懽然曰
夫迺今于吾可以已矣吾宜謂我爲已庵君而著已庵

書數百言大畧衛欲喜生文類先秦可誦說書成卷皆
曰已庵君休矣夫士有抱負異者不可使絀弗遇也則
又壹鬱也其者病發狂死公豪傑有氣者其數不第心
固弗堪也往時關中飢公自臨越載糴來歸抵汴風幾
覆舟已而又盡掠于凶盜當是時以毋妻夫人及諸子
皆仰望已也于是遂感心病後其仕又止如平陽其意
益病迺遂至不起其年財六十三矣予故觀公所與交
皆三秦豪傑天下知名之士也然審識事實明達者今
之務皆無若公者然尊官富厚而彼罔不伸也而公何
不絀如此也予嘗從海數得公陰細衆事皆深聞見公

行事凡公行事唯日日恐弗得稱順其父母則奚但賓客餽遺者勿自私也而于其父母兄弟者則孰非其可誦說也諺有言勿眡其難宜眡其間人皆言公父母病夜夜顙天以死代父母其父母死不䟽食飲水幾亦死是雖其表表也然或皆修諸難可不論今論其微者間者嗚噓可不謂全德邪然助公以成德者由太安人太安人者邢臺張氏女也父曰張賢南京鴻臚寺序班序班夫婦相繼以沒也迺太安人依母舅陳君由陳君家而來歸平陽公太安人入事祖姑李夫人李夫人其嚴也也然獨予太安人事姑表夫人表夫人則又其嚴也又

其愛太安人居無何平陽公去就試關中居關中十餘
年始更見之見之猶勿有怨恫也夫其始歸時有叔氏
四人者皆少也皆太安人與保護至壯及壯皆有子若
女又皆與撫育有至壯者四人者與子若女皆毋事太
安人太安人生子二人阜海阜七歲能詩又能離騷十
八歲死無後詩離騷存與公已庵集數千言可並傳世
海預修敬皇帝實錄爲土經筵講官其文章傳世蓋類
太史公云海取尚氏女生子二人俱夭折死女二人尚
幼然終豈無子也太安人生女一人嫁爲乾州士人習
五車妻云按康氏其先河南固始人七世祖政徙來武

功居武功長寧遂爲武功人政生廷瑞廷瑞生世睦世睦生珙珙生汝楫汝楫由燕王長史至北京刑部左侍郎卒贈資善大夫工部尚書汝楫生南京太常寺少卿爵爵生通政司知事健健生五子而平陽公長曰康長公云銘曰
來勃勃行躒躒食不于其腹于其祀聞其室廓如其容如安如戢如永終吉

明故誥封恭人鞏氏墓志銘

恭人鞏氏蓋廩縣人也其先祖曰遵仕元至正間爲慈史中丞高祖士傑左右司郎中由曾祖至父肅三世皆

耕巖石爲農然世重禮莫美爲賢者後鄉里固已重其門閥乃又見如此愈益敬之故于肅無長少皆稱曰豈君而不名輩君有神識恭人始誕喜曰吾不意生女子若是年十五乃學庖饌精潔學女紅女紅咸備登機擲杼一日夜得完布焉握刀尺鍼線一日夜成衣一襲鄰里共能之以爲奇競通媒妁自以爲得佳婦也然無識其宜貴者也輩君獨皆麾去弗許當是時同縣王氏有子幾冠而穎俊特異方授陳氏禮記有令名焉是爲中憲公諱璽者也輩君蓋嘗見之及媒氏至亟諾曰是吾婿是吾婿柔日既卜乃遂館之于家命爲璽以爲

子以就其業中憲公是時甚貧也其嘗悉仰聖君聖君
禮然應之益久而不懈也恭人于是勤勤懇懇勸之相之
罔敢或怠且或敢違矧曰其敢有驕中憲公獨有母在
堂事之甚至也母獨愛其少子少婦乃又甚至恭人體
中憲公以事其母體其母以愛少子少婦故母與少子
少婦無不悅恭人者中憲公由鄉舉士爲學官遷知縣
超拜御史封其配孺人又超拜知府乃封恭人焉其長
子侯升于太學不仕終其身中子傳初仕禮部爲郎遷
右道政再封其母恭人後遷太僕卿終左叅政少子侯
授新安縣老歸鄉里有女四人壽長道通判同縣李瓚

次適右叅議州州價又次適泰寧鎮國將軍然無出
早已卒矣又次適官咸寧趙邦憲云太學之子曰九
成府學生其次曰九功叅政之子曰元凱兵科給事中
元正翰林院庶吉士元亨丁卯舉入縣丞之子曰九官
縣學生其次曰某某又有孫女五人曾孫男女各九人
焉于是枝葉繁茂科第直接秩位明顯姻聯華盛赫然
終南太白之間由關以西稱宦族者必曰王氏夫世祿
則怙侈襲貴則驕縱談經學道者願或弱焉恭人前後
一以儉約御之踰六十年視昔雖丁父家殆無以異嗚
呼賢矣宜其子孫之出彬彬然未有已也恭人之德既

足以範其鄉里性又不傲故一鄉數百家人人仰慕之
其存也若怙其卒也哀哭之焉然非徒以其富貴者也
恭人生永樂十九年正月十四日卒正德八年八月二
十四日壽九十有三歲是時中憲公卒已久乃以十年
某月某日啓其封與合塋其外孫吏科給事中間欽狀
其行實九思爲之銘銘曰

南山之麓松檟鬱鬱川流環焉是爲幽玄之宮中憲王
先生在于斯恭人歸于斯吁嗟乎惟克有之其無窮邪
大明封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馬公墓志銘

吾友馬君應祥以河南按察司僉事兵備陳州會有命

罷陳州兵備君子是來歸其鄉尋改清屯河南未及就道而其父主事公乃病弗起九思聞而戚焉蓋九思與按察者友也有兄弟之愛有忠告之道其始登堂拜父蓋三十年于茲公于九思所以誨愛之者甚至而于其終弗能臨棺以哭是九思者負公矣然猶能述公之行而內諸其墓曰主事公諱倫字采彝西安左衛人也其先山東高苑人祖道原在洪武時以秦王就國後遂據西安左衛云道原六子其第四子昇昇配戴氏生一子是爲主事公公未壯而孤當是時馬氏居長安菜市里中多俠長安人至相戒避菜市馬家公獨不俠然卓

舉自負亦無敢犯之者。湯慕之。或有時困乃貨馬以息。既又大笑曰。丈夫何苦役役才足用。卽已及行年五十。乃又大悟絕不復爲矣。至于慷慨好義。急人之難。又若俠者然。實非利一錢。河州衛指揮金冕者。有意使入挾二百金。將有所遺。既不果。遺挾金者。乃留金公所以去。既乃病死。不來取金。而留公所者。三年公自齎送之。封題如故。又一千九者而亡。其姓亦河州人。嘗自京師道長安。有罪倉卒亡去。以一囊留公。亦以弗取。又自齎送之。封題亦如故。囊中百金。河州大司馬王先生居家不妄通賓客。獨喜接公。又遣與諸子從遊。上下相得甚懽。

也公舊字修道先生以爲不協于義乃更字之又爲諡
自書貽公先生曰及金事不難俾數年出金以息所得
蓋不細矣然封題如政者此其可謂難也故于此益重
公夫先生者振古之英而社稷之臣也君子于是因以
規知公云其察城內外學士大夫鉅人長者亡不愛慕
公願與公遊公亦忻然應之有托以營爲者雖百金以
上可能也然性快直無論尊貴人能受不能受輒面數
其過或有怒者公旋已忘之輒又好語如常人以此愈
益敬愛公公既言接鄉士乃命按察以學按察善承父
志以周易魁于鄉舉進士爲令徵入爲僧勲主事轉文

選三年考績于是天子下詔即封公爲主事而贈公配
王氏爲安人公是時受義民爵已久矣文選尋遷稽勳
員外卽有爲表宅里者子公直金公却弗受員外卽遷
湖廣按察僉事後轉河南公之所自守與其教按察者
蓋二十年如一日云然此皆在外顯者人少知之至于
事母戴夫人誠孝曲至人或未之知夫人貞節自誓得
公而歡老壽被旌顯于并疆有榮耀焉正德丁卯公嘗
就養京師尤思見其平地躍馬強力善飯或年少弗如
因記在長安時見其買藥活人及聞返金諸事嘗爲感
發嘆以爲此其有陰德在人者其福履何有既邪今別

十年乃遂至于此於乎悲哉公生正統戊午十一月二十
十四日卒正德乙亥十一月二十二日壽七十八歲夫
時王安人卒已久安人者女德備至者也且載墓志銘
蓋都御史山西王應韶所叙述云繼配王氏亦先卒又
繼杜氏王安人生有二男子三女子按察其長子也博
學善文章磊砢有氣豪傑之才也次日應昌壯直克家
亦有諸父之風長女適殷富次適河南府同知張嵩又
次適李蕃孫男子五人平咸寧縣學生孫女子三人長
適西安前衛應龍丞相擢周邦圻餘幼未聘按察卜以公
卒之二年丁丑三月初七日合葬王安人樂遊原之麓

銘曰

古稱義重千金輕觀于公豈非然邪間巷薄天歿殉貨
死公亦死奚趨天淵其高爲原其下爲川公藏其間川
原可遷公名萬年

明贈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秦公合葬墓志銘

蒲郡秦公生宣德庚午五月十六日壽五十有六而成
化乙酉閏四月十八日卒卒三十有五年而正德己卯
二月十八日其配孺人亦卒距生宣德乙卯壽八十有
五矣其子按察副使昂卜以卒之年某月某日啓公墓
與合葬乃屬舉人張馨叙述公與孺人世行事實讀其

友王九思爲墓志銘公諱瓚字景璋其先潞州人金元之際有諱仲和者避亂來徙于蒲仲和生子信子信生孟仕孟仕生實貴娶徐氏生公公娶同郡關氏是爲孺人生五男子三女子長子昂精通毛詩舉弘治己酉鄉試第三人丙辰舉進士授東阿知縣召爲廣西道監察御史遷保定知府再遷陝西按察司副使受勅兵備環慶乃被累罷歸田里苴爲御史時功能懋著天子嘉之詔贈其父如子官封其母孺人次曼次昆次嘒次昌長女適郡人張龔次適田祥又次適郭琰孫男子八人師心學舉進士師賢師道師中師性餘尚幼孫女子五人

長適兵科給事中襄垣劉藥次適張元謨又次適裴忠
餘幼來聘公生七年而失恃育于伯母聞既長而容貌
修偉性質剛毅慷慨不拘言論灑然嘗喜讀書小學四
書司馬道鑑能曉大意事親有禮而先意承顏務求愜
適居喪哀毀所居總惟題曰時思以寓追慕繼母孟氏
生子曰俊性頗忿戾而委曲優容友愛有加與人交接
而坦率易直輒露肺腑或負是非片言而決居家行己
而克謹禋祀不事浮屠婚始營繕不問術者貧富窮通
不談祿命賤貧賤饑而造棺百餘給疫死者析愈父病
有所假貸貧不能償輒復貸之且以券付郡守作祠廟

出來八十斛以食役徒少年爲商而遊心湖海不計錢
銖比歸于鄉日與故舊置酒高會願養天和方期蓬室
乃不幸卒卒之日按察及諸第俱未樹立而孺人孀居
兢兢覆育諸孤治家睦鄰節操甚厲孟夫人頗見積忌
而孝敬愈至又則見親按察既貴諸子亦壯有資衆孫
統聯姻聯華盛而孺人珠翟霞帔茵坐鼎食碧瞳暗髮
望之若仙鄉鄰敬慕歎息嘖嘖及老屬纊心怡神休瞑
目無憾蓋按察之歸才不克究雖爲世惜而生死孝養
豐于厥母由君子觀之未爲不幸矣公與孺人有子若
是顯揚名姓萬代無斁是豈可無銘其銘曰

德齊而享殊同歸其區維子之烈揚于天衢其名不泯

明故國子監生梁孟卿墓誌銘

弘治壬子春予爲舉子侍先公游大梁與蒲梁孟輔同
受易燕山車先生所其年秋孟輔舉于晉越乙卯其兄
孟卿亦來游大梁予因交識甚歡明年丙辰春予會試
北上河水不可渡取道中牟甫出大梁西門大堤外會
孟卿自蒲來馬上望見予喜甚下馬立語謂予昔氣隱
隱動肩睫必舉進士解囊贈予文悅二端云南人謂之
迎潮頭乃相顧大笑別去其後予舉進士爲翰林起居
常絕乙丑秋予歸省孟卿以馬郭杜下談笑信宿其冬

在長安復送予北上正德乙亥予伏林莽乃復遣其子
元貞來存問予且索予題其窆廬致語方帙迄今六書
爲庚辰春正月二十二日大雨雪予暮坐草舍而元貞
人持書至云孟卿于己卯三月十九日卒其外孫舉人
姚昂述其行實請予爲墓誌銘予爲悵然以悲然葬在
二月十五日甚迫天苦寒迺于是夜爨硯爲叙述云嗚
呼孟卿其至是已邪孟卿父諱溫母李氏壽俱九十以
上孟卿骨清貌甚古相宜遐壽然距其生正統丁卯閏
四月十七日壽七十有三歲雖曰古稀然猶歉其父也
父誥實家累萬金自夜恐陳其業其長子桂蚤已授經

爲國子監生餘子拱樅尚幼惟孟卿差長可賈然自少
穎敏讀書又不忍棄去乃遣爲郡庠弟子自尋又恐失
賈會例輸粟助邊爲國子監生然不仕即隱于賈西游
三秦憂金臬蘭之墟買駿遍淮之渙東抵大梁泛舟于
河南浮淮海涉江而下至于吳越之會凡四十餘年賈
輒獲利數倍郡中稱富人輒推梁氏然夕由孟卿孟卿
與鄉人同舟視如骨肉教誨勤懇懇綬綬爲文詞語直
而意長同舟賴以振業蓋所謂舟航致語者學士先生
往往稱述之焉吾友修撰康德涵司業景伯時爲之象
隸檢討胡孝思爲之序述孟卿又有江湖覽勝一巨軸

乃天順成化間文林諸先生詞翰皆近代所罕睹後嗣之奇寶也孟卿雖多貨財然非硜硜自羈者義所宜施百金弗吝所值王公大人納交結歡惟義之歸然此其外者爾若乃孝友之行公忠之節著于家處揚于郡下乃不具書古曰觀人觀其所與者是故詳于其外者可由此知孟卿云孟卿諱槐字孟卿配張氏女德婦行克相君子生正統丙寅八月二十日壽六十有九而正德甲戌二月十二日先孟卿卒生男子元貞學舉進士就業已乃援例爲國子監生孟卿命之女子四人長爲必蘭妻蓋昂母云側室楊氏生男子元龍及三女子孫

男子一曰國賓女子一曰梁氏新婦一曰東北隅焉

村蓋哉張氏墓與合葬銘曰

學則我通孰賈而賺義以度利慎茲以終譽矣孟卿其
曷以窮

明故嘉議大夫河南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

致仕李公墓志銘

李氏鳳翔文昌里人也其曾祖寬祖義父曰李安安配
劉氏生三男子公其季子也諱信字朝信幼醇不戲在
群兒中嶄然頭角甲中者共尚之以爲可讀書父曰家
世爲農不識毛錐子恐無分何益焉迨受讀里學突即

日記千言十二能文章學必禮謝不敢當師乃改師而
受毛詩如先生所十六爲郡庠弟子員三十舉成化甲
午鄉試第一如先生者亦鳳翔人以毛詩魁于鄉蓋嘗
語人曰李生可進士第筆勢非我敵也然屢試弗第于
是請善城北僧舍蓋自炊食者數年乃舉弘治丙辰進
士予幸同舉然長予十年以上敦德老學願援引予甚
愛予敬重不敢稱兄稱曰先生尊禮之進士授荊州府
推官決獄平無冤又捕巨盜數百郡中稱之當道交章
論薦起爲雲南道監察御史嘗出按河南山東後按直
隸諸郡縣會劉瑾用事事掣肘公一切任法不忌諱

無所假貸獨立不附由此忤瑾摘瑕指類逮公錦衣衛
獄踰月出左遷鄧州判官踰半歲又降貴州平溪驛丞
在平溪一年乃陞襄陽知縣復超拜兵部武庫清吏司
員外郎主教武學一時勲貴子弟仰德服量俛首傾心
靡然嚮化矣居無幾復超拜河南按察司副使折獄聽
政務持大體不苛察細故爲明會大旱傷禾禾且枯萎
死民用是戚公授有司法教民製車車水灌禾竟以有
年在河南六年而正德乙亥會有疾病奏書乞歸田里
天子察其廉直近于古晉秩按察使許歸旣歸五年而
己卯九月初六日乃病弗起距生景泰癸酉二月十九

日壽享六十七歲其明年庚辰十二月二十五日塋城南七里河之原予少時已聞公爲人公爲人厚外樸中通交接無貴賤咸恭有禮與人語吐實不欺不言人過雖御酒醕醉或從旁誥之言輒一大笑止終不言孝友仁讓不言而躬行類萬石君雖啞然親愛者愈益衆門外效長者車轍古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豈非然邪公自起家至接察使家徒四壁立朝夕餬口無餘貲爲子孫地親戚故舊率以爲言公曰然吾非不慮顧貧奈何爲御史時邸舍瀕水乃種樹曰當屋種蔬當肉種蓂當竹結茅其中日與鄉士觴咏甚樂也赴襄陽過洞庭群

盜源刃入舟既見無何有相與嗟歎羅拜以斛米饋
狀公笑遣去比屬續僅能具棺殮予家去鳳翔三百
里所屢期會晤公不果孰意其至此悲夫其爲御史滿
三載詔贈其父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其母孺人配
石氏封孺人孺人生五男子長年次申常俱府學生申
先卒年俱業進士女子二人長未聘卒次適生員王
朝忠孫男子二僑傅女子十俱幼銘曰

李出文昌世好稼穡廉訪純生克岐克衰弱冠頭名四
十強仕憲臺烈烈中漕頌頌既閭復童存陸重要歸田
蒙渥天子有詔嚴石孔樂倏爾其殞遺茲萬世我銘是

論

明故處士種君配胥氏合葬墓志銘

已卯春予爲少子涓卜婚予外舅咸寧張公也其弟東川先生少司寇也予往問焉先生曰吾縣種胤有女子可婚先生又曰胤兄山嘗爲大竹令吾同舉居相去近而又交愛甚至也吾具知其世行種氏出宋隱士放之後至明曰種克已者爲咸寧人克已生子茂茂生子敏敏生子鈍山和胤是爲吾縣士著民世世清白可婚又曰胤端厚樸茂長者其配胥氏有女行夫婦賢可與婚也予應曰諾遂締婚締婚數日矣報胥氏卒予往吊焉

其明年夏處士君亦卒其比舍舉子郭鳴和述其行實
爲狀狀曰處士種若諱胤字宗續兄和早死其三人者
父敏委鈍以曹山以學處士君少孱弱獨委以家事忍
勞苦病不學不營錢家事經書實難竟由此勞苦嘗病
然獨得其父歡甚愛之曰少子類我處士君又喜讀書
若朱子小學以及星曆醫卜靡不誦習事至輒乙其處
暇則復觀然沈默寡言自得不銜人故無知者兩兄業
各底于成處士君助之各有力焉又不自負尊讓兩兄
兩兄亦愛其弟相與于于如也怡怡如也成化甲辰關
內大饑人相食處士君視里中困甚者日量予之食盡

存活者數家數家感之至今弗忘也而處士君猶曰願
吾力弗能多甚恨都指揮劉某者築城壕外垣奪民李
善地善希子劉執處士君曰爾隣于善知狀當于地不
予且行刑處士君曰刑可如善不可誣相持數年竟不
誣罷往時人見其柔和也至是驚怪以爲神宗續剛其
何可輕也其後里中爭者輒往質之出語即罷不爭其
于隣里族黨饋遺往來之節量情而施不以貧富爲薄
厚不隨時異態奔走富貴之門然見其迂直人又或笑
之竟持不變其自立如此同鄉胥福泰者豪俠善賈有
女愛之不輕予人處士若少時而見而異其狀貌即許

妻以女是爲膏沐者也膏氏既歸而舅姑宜之曰是善
事我父之而妯娌相與語曰少婦賢舅姑愛之固宜非
偏厚者也下至藏獲婢媵無不曰少婦賢其後處士君
納側室王氏又甚賢人不曰王氏賢曰長君之能受也
然亦可觀處士君之化也處士君生景泰甲戌三月二
十六日正德庚辰六月七日卒享年六十有七膏氏與
處士君同歲十一月十三日生其卒先一歲爲己卯三
月二十三日而庚辰十一月六日合葬鴻固原祖塋子
男四長雲龍丙子舉人博學善文蘊而勿露致遠之器
也次雲鵬雲鶴雲路皆善其家女一許嬪鄆縣王涓狀

如此云雲龍持狀請予為墓志銘曰

放隱南山豹林谷貽厥苗裔于山之麓世載隱德以及
宗續宗續守其怕爰有嘉耦克相之成同返于佳城吁
嗟乎貞銘

明故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張公墓志銘

刑部左侍郎張公者諱鸞字應祥西安咸寧人也其曾
祖曰景德祖惟義父約皆隱于賈有資而好禮世聞為
三秦故家云前母李氏生子泰臻母趙氏生子鳳及公
公四歲喪母而繼母王氏生子騫矣顧獨愛公唯父亦
甚愛之以為穎悟可學舉進士餘子皆以服賈其後父

卒而公竟以父命爲縣學弟子員受毛詩舉成化戊子
鄉試而辛丑舉進士第爲大名知縣是時縣中百物俱
廢教倉空虛奸豪侮法又衛河每漲而瀕水諸田盡爲
之沒百姓困苦之公至修墜補敝誅鋤豪強積穀備凶
幾萬百築堤扞水不害耕作詞訟清理遠近稱爲廉平
當是時寧山衛胡指揮者其妾妬甚家人皆疾之乃胡
指揮一旦中風死其子即誣其妾毒之死而獄已成會
御史下公案問其妾得以無死先是巡撫都御史作公
讞以南樂壯縣奏書移公治之而大名民伏闕奏留不
得調至是吏部竟以調公于是大名民復留不得乃嘗

其鞞以爲去後之思云是時南嶽之民以歲旱而饑及
流亡者又甚衆也公至天乃大雨然新穀未登無所賑
給乃請于巡撫都御史欽差侍郎得二千金請于大名
府得六百金又請于賑濟郎中得穀若干石民由是蘇
矣其後歲熟乃以役民百工告成無所怨嗟而又崇道
興化培養茂異首舉之選超于往昔又綜理其馬政馬
政修舉既乃績三載已于是徵拜山西道監察御史又
之監督通川抽分弘治戊申視茂陵後徒會繼毋喪以
歸終喪復兵官乃奉旨書巡視居庸諸關從容言便宜
事而曰隆慶衛守聖宮軍河以前半歲給餉于京倉而

道遠且賈付之又甚難臣以爲于本衛倉便長陵衛官
軍例摘云自在鎮及賈兒嶺隘口操守以爲老家荒涼
貧苦蓋不可言其量給行餉四斗庶幾其有濟焉黃花
鎮有倉主巡檢司六七里而以巡檢代署其非便也若
選官攢必印記署曰黃花鎮倉其其便可其紫荆關浮
圖峪口實襟喉之地也而官軍月餉乃給取于他處其
傳報警急乃又欲馬二者非所以養士禦患之宜也臣
以爲于本地置倉給馬五十匹便奏上敬皇帝下戶部
兵部議報可及代樓燕督通濟白河抽分而三載考績
勅贈以其官贈母趙氏王氏贈封配附許氏俱孺人

居無何出按四川老成務持大體不矯激立名其布按
諸司官材能異等或有小過若禮貌未至輒旌拔弗與
按也若貪墨爲事事雖必劾罷去郡縣吏以不職問
罷者若干人然鄉里故舊原能者聲亦與存問不廢推
舉焉而又裁省浮費飭理兵政修繕城池興作庠序表
章忠節推舉隱逸先後奏議以松潘諸處及成都諸郡
縣舊有添設官員未宜裁革于成都府則宜添設諸官
以分理水利倉庾督捕盜賊于懷寧地方則宜以酉陽
洞長楊昌弘之子任授之士官巡檢以靖夷禍詔皆如
御史議又以馬湖土官知府安濟忠橫有端宜先事撲

滅而營巢以此敗而人亦以此服公及代歸而都御史屠公浦總院事雅重公以公掌諸道奏事戊午冬十一月清寧宮災乃奏上八事其一曰法司修纂各年條例宜早完輯以省刑罰君和氣二曰言事諸臣詞意過激矣然其心則忠愛矣宜優容以開廣言路三曰各路巡撫都御史宜量材授任蓋邊陲與內部異未可一槩乎人四曰濫放俸金五曰優恤小民六曰明慎用刑七曰行取差官八曰量減抽分敬皇帝爲罷行之其後滿九載而都御史閔公珪推轂御史首及公會屠公爲吏部于是擬公大理寺丞不果又擬湖廣按察使又不果乃

陞浙江按察副使巡視海道云而奉璽書巡視者六年
謹夷夏之防嚴私販之禁選備禦之職杜賄賂之門于
是倭寇遠遁海道肅矣而巡按御史先後論薦宣不
次擢用用是超遷爲大理寺右少卿未久而鎮守河南
劉太監與周王訐奏諸不法事天子降璽書命公與司
禮太監錦衣指揮即其地案問乃具得其事還報犒賚
鈔羊酒是時天子新即位上尊兩宮于是詔贈父爲大
理寺右少卿贈封母及配俱恭人未久轉左少卿而正
德丙寅春遣祀西嶽及歷代帝王陵寢蓋以即位告云
其明年陞左僉都御史理院事而御史王公時中巡按

大同諸邊忤權貴人權貴人怒欲置之死公與一二都御史奏書救得不死得發戍遼東公復起位至都御史矣又大監張璠者奏言豐潤縣皇庄地土皆百姓侵漁而實奪之田于是天子降璠書命司禮大監戶部侍郎同公勘問百姓賴以無事詔陞俸一級未幾轉右副都御史仍理院事兵部題命清理貼黃尋復超拜大理寺卿得侍經筵仍管黃戊辰春正月陪祀南郊越翌日宴慶成得坐奉天殿三月廷試進士充文華殿讀卷官是時纂修資治通鑑成得賜文賜御製寫懷迴文詩五首月從駕萬壽山觀驃騎賜宴文華殿前九月復轉刑部

左侍郎是時江西上高縣民奏許侍郎黃景諸不法事
天子降璽書命公司禮太監錦衣都指揮同往案問然
曩在大理寺會天下妙事案牘委積諸屬年少新進弗
諳于理乃公自理之乃勞傷目弗視而已已秋歸自江
西岸濕毒熱乃愈益甚失明于是乞骸骨歸田里天子
不許乃以江西事忤劉瑾僅免禍得致仕歸既歸而瑾
猶怒不止猶罰米二百石蓋公之爲人也介直不善阿
附又貧無何有瑾故極怒如此云而公于是杜門日惟
蔬食歲時伏臘賓客燕會不盛設具不御音樂曰令子
孫後世師吾儉非公事不至室省不談時事然乃好杜

甫詩兒子吟誦其側日聽以自娛焉而辛未秋乃病自
復明矣于時學士大夫無不嘆息敬誄稱壽者又九年
而已卯夏四月二十四日終于正寢昨生正統丙寅八
月初九日蓋壽七十有四歲云訃聞天子諭祭命有司
營葬事其繼室許恭人乃公卒後六月而嘔血死與先
許恭人賢行各在墓志語中然兩恭人俱無子以兄臻
子璠爲後璠爲秦王引禮舍人持儉克家有公之風焉
而又孝敬備至也公許恭人乃亦重憐愛之與已出無
異也其女子三人長適同邑杜鏜次適華州舉子東實
次幼未聘而九思之妻亦公兄臻女也公愛九思者厚

而曰九思善撰述爲文章善書執其手曰死當銘我又
謂其從壻按察副使長安王納誨曰汝知我汝宣述狀
至是珮以嘉靖壬午三月十二日葬公于子爵村先塋以
兩恭人祔而九思哀而爲之銘銘曰

晏子崇儉名斯以傳張釋之爲廷尉民以不寃公于二
者庶幾其然斗城東南有冢其封既安且固皇眷寔隆
公藏于斯天壤以終